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五)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用
圖書
使用

遜志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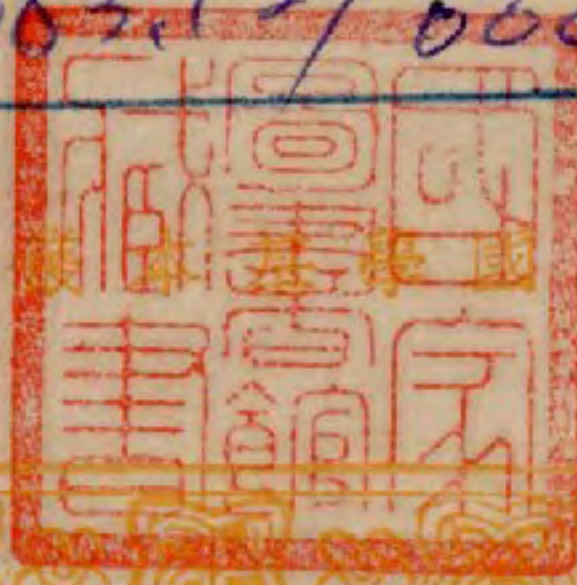
(五)

方孝孺撰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471
類號 083.12/0041

書



810.826
0041

國立中央
圖書館



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者。豎子之雄。非
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盡其道。則可以運陽陰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
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賤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
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
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
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
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
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己。
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

序

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爲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爲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爲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況。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銜。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尙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疊疊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味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由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繇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未也。永常曰。謹學校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尙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予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默諸。然余日侍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卽乎彝倫之序。不失其常。既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颿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嘗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釐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夫世用。而未之遂。歲之初吉。天台周履素。徒步訪予於侯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恆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修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履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力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旣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

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士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敝童。羸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墮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得是氣。而鮮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而不懼。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

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揚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閑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旣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恠之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而道無由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闡孔孟之道於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于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關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

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噓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啓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恆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恆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多誤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庸下。而居顯要者。以此觀士。焉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位譬諸物。固所受也。加珍器以藜糗。不能損其可貴。被土偶以文繡。能忘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恥。毀節行。從而與俗

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指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真主一出。羣英蠅興。隨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謂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殫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夙成。穎然絕出于時。以致當世之治。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聞士民稱按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者。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點。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

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之量。敦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于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述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隣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于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于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位。而受知聖明。以光耀于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由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于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強。摘發僞媮。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懼履道按之。斂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於是履道之名。赫然聞于朝廷。而播于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尙富。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奉觴爲壽。共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己。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己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己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飢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蓋有在其尙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于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



使媚于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內。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恥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暇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由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旣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卽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修政用賢。而賢才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旣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燿。以照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予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樵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于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略。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論。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由義則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恣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于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臯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捃摭閭閻筐筭甕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罪。郡邑至今拘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爲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

有也。是以其時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卽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復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于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爲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由而見之乎。今年，予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陝至，會于逆旅。旣爲禮相勞苦，卽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

頌之子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既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攬撫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由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由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蓋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怍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尙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恥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參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始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旣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況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鬢則羞。傷指之人。無履則憂。彼皆不足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恃。千金之寶。視之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則士之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快。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戚。得位而道獲行。天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戚爲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粟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由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旣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胄。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

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氈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陽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況簿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陽憂。余曰。此雖愛叔陽。而云非知叔陽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顏面。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置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顧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于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陽之才。其所視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感哉。於是論者然余言。請以爲叔陽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

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噉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考郭士淵集當作平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

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治。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掇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旣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下。而繫馬千駟。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

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爲富貴所休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爲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求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爲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不瑣瑣以殉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尙毅序

昔予在鄉邑，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尙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尙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由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尙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于禮部，尙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尙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抉擿舐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己所遺闕，惟恐所爲，或愧于天，俯仰班行

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于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爲尙毅贈哉況尙毅自童稚時已爲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爲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爲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爲文而已也蓋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尙毅之父以孝友聞而尙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尙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由是多毀蔑廉隅與俗相媮汨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卽棄去不省是以庶職多不修關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修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烏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而爲善則爲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爲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任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擇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恆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爲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爲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

當中夏甫定。卽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旣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爲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王之國多磻。好鳳之國多鷗。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磻而訾玉。君子不以多鷗而嘲鳳。務識其真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尙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雋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真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污。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者。蓋累見矣。使稍崇其階。人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

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自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爲儒道也。以彼爲世守之具。則謂儒爲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由是聖人之大經墜地。雖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慎勿爲礪爲鷗。以累玉與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瀆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啓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旣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溫然爲君子。江湖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發幣徵校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

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獎。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己於言。旣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傅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于時至宰輔者六七十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學之美。形諸事業。著于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居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于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兆矣。及來太學。與其士游。問學士之秀。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徧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持束帛。歸省其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其一也。上臣庶徧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今之行。雖窮塞絕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傅之賢者乎。宗傅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恥。以爲細民。宗傅亦尙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

充其所爲。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傅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

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于太史公。斂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平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內。朝夕焉。以問其飽飢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暘。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今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不能致。況列於史官。今孟暘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卽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原。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侈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爲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暘之死。命也。泰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由人乎哉。泰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識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泰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爲贈。

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

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鄰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閭。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忍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旣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飢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卽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今年予訪士淵於京師。士淵爲酒飲我。文舉爲之具殽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淵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視。

良久以問士淵。士淵以告曰：吾與文舉素無平生歡，而文舉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舉將歸省其親，願子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舉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持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況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父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省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秦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荆藍，惟其可寶而已。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贄吳人，九齡南粵人也。宋之盛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爲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

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爲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闔闔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焉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修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由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間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尙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間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于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尙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誥四方剗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宦學于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由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于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翼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宋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

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誥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柏。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由。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成。守其恆者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確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習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悅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己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溫。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于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

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黃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鄰郡括蒼。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欲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裝美味。奔走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增益其未至者耳。士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亦聞天子之誥之論者乎。旨甘溫清。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慎。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慎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恆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人不可忽。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士恭。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

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褻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笄。且適人矣。旣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

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由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已絕出於人。由是而寓於術。縱橫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飢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梏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語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薦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僊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旣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恆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富貴終世。尙何爲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爲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眞齋序

今年春。余患痲瘡。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爲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爲瘡久爲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眞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瘡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速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俟其自除。旣而兼旬。而瘡果漸瘳。昔之憂者。咸喜而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

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弭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筮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爲治之織。悉而傳之。此真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其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秘之。而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

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舜堯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

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問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同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尙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序

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焰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擘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擘師之居烏傷睹士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擘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贈瑄蘊中序

學道之士既無求於利祿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烟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羣遠世膠不

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叩。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修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夤絕特之地。盤旋憇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眉山蘇公之名聞天下。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視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龜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尙以吾言問之。

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閩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菴。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閩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閩狷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由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

記

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益齋記

余始至浦陽。與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澁滯窘複態。鋒穎橫出。氣蓋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謔給敏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慤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爲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

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予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者。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者。亦止於自足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且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烏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浹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遇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娛。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臥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已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真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亦圓寂已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學士亭於寺之南。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於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於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旣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

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駭。何敢僭冒。以汗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尙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斲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斲其若此也。不預斲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偁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

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旣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凡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旣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旣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尙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議論。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

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于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尙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尙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真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尙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

茅侯之仕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悵悵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于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螻蟻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

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漢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吊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旣素定。逸者不以爲無用。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旣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檢。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循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異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成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于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于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旣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

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皆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且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于斯。卽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或而慮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旣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于墓。

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余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敘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棗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于齊梁。毀于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

假祐之。閱余母子兄弟之睽于先。而俾得合于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敘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于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于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于今藩王府。予過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于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屠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淆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

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自不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胸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曲。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億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束學術。宣敷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窈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釣。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且併耕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耶。吾役天也。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棼棼。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

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倘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于鱗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恆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于己。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視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與存乎目者。航之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挾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悅。旋踵而卻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嘗變也。人之生有盡。而俾之生者。未嘗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

則夫不恃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爲天下奇觀。跡儼乎蓬閩。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于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

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脆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于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尙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旣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年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駸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尙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蹤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

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遜志齋集卷之十六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願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

記

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旣幸知之矣。倘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污。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飢餓。而以沉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澌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墜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由。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怍。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于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

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樂壽堂記

臨海王文俊少喪父。而祖母及母氏鞠育之。以至於長。而知讀書取友。以飭其身。修舉遺業。以裕其家。如父在時。二母皆康寧。壽考受其孝養。文俊因闢故廬爲堂。以奉膳羞。歲時持觴。跪拜爲壽。閭里莫不歎息。謂王氏爲有子。他日語予以其故。且請堂之名。予重孝親之志。因名之曰樂壽。而告之曰。子知事親之爲樂乎。世俗之所謂樂者。在乎室廬輿馬。服食寶貨。音樂之奉。斯數者。當其適乎身。而接乎耳目。信亦足以樂矣。然親苟不存。而已獨享之。蓋有聞絲竹而泣。覩物玩而悲。遇美味而不忍下咽。視堂寢而不忍安席者。則其可樂也。哀緣之以生。何能樂於身心。而無憾乎。幸而得親之存。入有奉也。出有侍也。動有教也。言有戒也。見吾親之甘於飲食也。吾雖不食。爲之飽。見吾親之身安氣和也。吾雖疾。而爲之輕。雖蔬食布衣。以奉溫清之樂。中心蓋有不可勝言者矣。況財足以致豐美甘脆。凡所欲皆可順之。而無違。則天之與我者厚矣。其樂豈不大矣哉。世之人非皆不能養也。或困於貧窶。而不能備物之奉。或天早奪之。雖有富貴。欲奉而無由。故富貴之爲憾。尤甚也。今文俊雖喪父。而二母皆康寧有年。雖布衣處閭巷。而其力可致甘脆。以爲養。此其可樂者大矣。焉可不知其爲樂乎。予少時未有所知。以父母之樂爲可常。雖在膝下。而不

知其爲樂。及今而念之。欲一見吾親。不可得矣。自茲以往。縱僥倖有成。而竊五鼎之食。三旌之位。亦無與於樂矣。故每遇有父母者。輒幸其可樂。而且爲之言。恐其不知爲樂。亦若予之追悔於無窮也。於乎文俊其尙以予爲戒。竭力畢志。以適其口體。脩身慎行。以悅其心志。不特使閭里之人。嘆息慕羨。而四方之人。稱養親者歸焉。過其門。指其堂曰。此王氏養親之堂也。斯爲不負吾命名之義矣。苟徒崇觀美。而行業不修。則環海之境。昔者將相豪雄之居。宏大高敞。什伯於斯堂。而亦無聞者衆矣。尙安足爲文俊道哉。

問月樓記

天台金君元升。作樓以居。名之曰問月。當夜之良。披羽衣。命壺觴。歌李白問月之詩。擊如意以爲節。見者以爲李白猶在人世也。其鄉人異之。請予道其故。余曰。金君所問者。月也。使月能言。且不能答。余非月也。豈能知其意哉。雖然。明於外者。內不足以自知。爲天下所仰者。受天下之疑。月雖欲辭人之問也。難矣。余試與金君達觀於一氣之始。可乎。自我而視之。月也。明且大者也。自月而觀之。庸自知其爲明且大者乎。非惟不知其爲明且大。庸自知其名爲月乎。名且不知。庸知其盈虛消長之道乎。君何從而問之。而月何從而答之。一氣盪摩。而月生焉。彼非願異於萬物也。而賦之形者。蒼蒼耳。莽莽耳。煌煌耳。雖欲不異於萬物。不可得也。其形雖異於萬物。其爲之形者。未嘗與萬物異也。夫吾之形。異萬物。而最靈者。生而寓於世。貴賤修短禍福之數。紛乎其不齊。且莫知其所由然。況無情之月乎。尙何暇於月之問哉。雖然。予嘗聞之。居乎上。而不遺乎下。故明盈而不以爲喜。蝕而不以爲戚。故長存若是者。非有類於人之說乎。金君才可。以處位。而抗志於隱。未遇於時。而能有以自樂。其取類於月者。深矣。余非其人。烏足以言之。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則有醜營之失。大則戕軀喪德。以災其國家。牛羊魚鱉之類。於食物爲最珍。然華元以羊羹不均。至於取怒而致敗。鄭靈公龜羹不以分人。而逆亂之禍。因之以生。是以甘脆適口之故。不之戒慎。以飫飽。亡其身者。世常有之。是豈非有甚美。必有甚惡之事乎。夫惟其味淡薄。初若無可喜者。而世自不能遺之。飲者資之以析其醒。食者資之以解其飢。貴而八珍九鼎之筵。賤而橡茹藿歠之室。莫不有待於味。其物旣不爲人所爭。而其味和平清苦。善除物之毒。而不生疾。以病人。若是者。其惟菜爲然乎。世之名人賢士。每懲厚味之腊毒。而顧深嗜乎菜。若杜子美之於韭薤。陸龜蒙之於杞菊。蘇子瞻之於蘆菔蔓菁。莫不遂稱之。見於咏歌。而黃魯直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尤爲篤論。蓋貧賤者之所易得。則無踰分之思。而求之不勞。不爲富貴者之所甚好。則享之也安。而用之也無愧。身不勞而心無愧。此君子之所以有取於斯歟。暨陽蔣侯文旭。以博士弟子高等。選爲監察御史。其官貴顯矣。而其志清約廉謹。以味菜名其所居。夫爲顯官而嗜菜。其善有三焉。不溺於口腹之欲。所以養身也。安乎己所易致。而不取衆之所爭。所以養德也。推菜之味。以及乎人。俾富貴貧賤。同享其利。而於物無所害。所以養民也。養身以養德。養德以養民。此蔣侯之所以過於人也乎。語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蔣侯於是乎知味矣。因菜之味。而深味聖人之道。使仁義充乎中。暢乎外。而發乎事業。於膏粱之味。且有所不願。而況於菜也哉。

存養齋記

寧海某名燕處之齋曰存養里人方某爲記以告曰惟天以二氣敷施五行寔函顯赫徽命播生萬彙承命之中凝氣之醇亶惟人醇匪均漓厥中若耐之在醯醢若泉之漸塗泥若玉之墮汙壤唯衆人厥精厥懿生則具全知攸知罔或迪行攸行罔或勉惟聖人衆人視聖人成勛盛德巍乎天運煥乎日臨謂莫敢儼稽于初迺無殊惟心宰身微而靈虛而神囿覆載靡或遺酬酢羣動靡或窒聖有之衆人亦有茲惟命在心爲性爲道之原爲善之會爲人物之分聖匪加多衆人匪有虧其不胥爲聖在氣勝厥中其能勝氣復其天在學知要人授人以器受而失墜毀缺則怒則怨唯受有辜矧天授命于人心擴而闢之昭明配天以君則臣職卑以父則子職順祇昆協弟睦于家邦陶于四海乃或弗念顯命從乃心戕乃性如縱奔馬弗思其復如闕川水折榮木弗遂其達是用獲戾于天用自絕於聖以自沉溺於庸醫之歸惟志士懲其愆克自敬畏匪聞斯聞匪覲斯覲祇祇栗栗馭馬以朽綆莫喻其危奉琮璧而履峻坂莫喻其慎如對上帝師保莫敢少肆自逸以存其心充厥形而極其所未形因其始著以推其類視私欲爲蝨螟俾無害其嘉穀視芬華爲陷阱惟懼其或顛覆開其天明徹其妄昏善端之長理義爲養外誘之侵俾莫能尋不猷弘訓充塞天地寧謐羣物咸出自茲是謂克事天是謂大飭其躬以式邇乎聖唯學之要莫尙斯相恆人罔迪知學非學蕩厥心事非事毀厥性權詐是習利欲是嗜卒劉厥身否則趨異端祈延其壽謂能存養背聖自怡其道以隳惟某甫尙鑑于茲則遵聖人之軌務學之要于以事天以修其身以淑乎人恆人疇若茲於乎思厥名以無怠于成世良鮮哉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爾汝爲未足。而呼其名。以相名爲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爲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爲泛。而曲爲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爲之號。或因其所有。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爲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恆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爲貴。而況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爲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爲公卿。與號之爲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爲之重。吾以是知德爲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爲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修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爲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尙。以爲貴者。印組以爲華。祿賜以爲豐。崇顯之位。以爲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爲之號。以加其身。宜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亦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爲公卿。沒喻爲犬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

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怪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爲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懶齋記

學道之士張君用隱。自號懶齋。而亟求予言。余戲謂之曰。夫懶者之於事爲。迫之而不屑應。強之而不卽從。其臥也忘起。其坐也忘行。飢忘食而渴忘飲。固其宜也。今子迺屢踏吾門。以言爲請。而不知厭。是豈真懶也耶。且使予亦以懶自居。孰肯舍我之無言。而爲子言。使吾非懶者也。又烏能言子之懶哉。雖然。自夫不息者而觀之。大而天運乎上。日月行乎兩間。百川經緯九州而達四海。未嘗斯須怠也。小而萬物之生。羽毛飛動。卉葉鱗甲之類。其生長蕃育。以遂其性者。亦未嘗有一時之懈也。況夫人也。而暇懶哉。自夫常止者而觀之。則崖石以不動故堅。山嶽以不動故壽。水靜則可鑑毫髮。地靜則可載萬類。是皆懶之類也。而子之懶。豈謂是乎。故巧者之奔走。不如拙者之自守。夸者之馳驟。不如靜者之悠久。彼措慮於涯分之外。役志於義命之表。孳孳憧憧於塵埃之間。而不知止者。又孰若燕居無營。以懶自名之爲得耶。道家之說。貴無爲而主靜。夫無爲而靜。與懶相近。而非懶之謂也。子有以知之。則爲懶可也。謂之非懶亦可也。而予奚知焉。於是用隱唯唯。請書以爲記。用隱世寧海人。其先有仕吳越爲光祿大夫者。至今爲大族云。

默菴記

會稽俞先生。當年富氣盛時。嘗以驚世絕俗之智。懸河決峽之辨。爲當時所推。旣晚。更事益深。奉朝命爲

學者師於東南小邑。乃喜爲簡默。號其燕處之室曰默菴。其弟子聞而疑之曰。先生之爲斯號也。不亦異乎。人之達其志意。明天下之理。而成物化民者。以其能言也。故教令不宣于家。則親愛疎。詞命不修于鄉。則長幼乖。軍旅不言。則無以用衆。賓客不言。則無以成禮。居乎朝廷爲大臣。而好循默。則難以定國計。和。人民爲諫官近職。而不務言事。則有曠官竊位之譏。先生爲人師。以教民善俗爲職業。封域之內。有細行之違。片言之悖。先生恥之。惡可以默自處乎哉。余聞而笑曰。是知默之爲默。而不知默之非默也。知言之不可止。而不知非默則不能爲言也。子嘗見夫萬仞之淵乎。方其靜也。沉澹涵蓄。不震不激。泊乎無聲。杳乎莫測。惟其積之久而不妄出也。故一旦決而爲川。達乎江河。聲之所撼。聞數百里。使其不深。而終日汨汨如溪。潢澗潦之爲。則不崇朝而涸矣。安能澤加萬類乎。故士非能言之爲貴。而發於不得不言之爲美。道充於中。不得已而後言。則其言必傳。無意於辨。不得已而後辨。則其辨必明。昔者孔子之門。以言語稱者有矣。惟顏子不言如愚人。然由後世考之。凡顏子之言。皆爲天下準。與聖人之旨相表裏。而宰予子貢。發言立論。輒多疵而不適乎中。豈非好辨者。未必能言。而善言者。必本於默乎。先生閱乎事變。多矣。求乎義理。精矣。知夫無益之辨之不足務。蓋將卽顏子而師之。而今而後。先生之道益隆矣。立乎朝則發而爲正論。垂乎後則揭而爲大訓。皆有道者之餘事也。先生之默。烏知非言之至者乎。二三子何患焉。於是疑者謝曰。子之言似矣。請質諸先生。置之屋壁。以祛弟子之惑。

靜齋記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于左。

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于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老生遊于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爲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辭。何爲道以行。行凡幾異。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問以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略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號淳古。異人才士。必有隱于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石鏡精舍記

邑士童君伯禮。旣以禮葬其父於舍南之石鏡山。與三弟謀合貲產。共釜鬻以食。取古禮之宜於士庶人者。以次行之。復恐後之人。未能盡知其意。而守之弗變。乃卽石鏡之陽爲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

子姪講習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懈。且屬予記其說。以告來者。予謂童君。於是乎知本矣。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發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天倫也。天倫之常。天命之本。孰從而明之。易詩書春秋禮記。聖人之經也。聖人之經。非聖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聖人發之。則猶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國家。故天命立。天倫正。而治功成。風俗淳。由周之衰。不知聖人之經爲可行。而各以其意之所便。時之所習爲學。百家衆說。馳騁錯亂。皆足以叛經而害理。間有知經之不可廢者。則又徒取其末。而不求其本。以爲設於人。而不察其出於天。人心不正。天理不明。而三綱九疇。因以不振。經之用舍。其所係豈微哉。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世久不之察。而童君獨知其可以善身保家。首以教其子姪。而不敢忽。非誠知所本。其能然乎。自斯民之生。封君世家。富貴盛隆者。亦衆矣。其意莫不欲傳於無窮。而卒不能者。奢泰滿盈。而不能節之以禮。私意蠶起。而未嘗正之以義也。使稍得聖人之言而守之。于以治心修身。致其道德於衆人之表。優於天下可也。於家乎何有。童君之家。雖未足與富貴盛隆者比。而以禮自飭。以義自正。以經學望於後人。其所以守之者。有其具矣。凡學乎斯者。擴乎天命之微。以盡性。篤乎天倫之序。以盡道。明乎經之大用。以誠其身。以及乎人。則爲善學。而不辱其先矣。此童君之望。而亦聖人之旨也。苟徒取其末。而遺其本。誦其言。而無益於身與家。豈聖人作經之意哉。亦豈童君之所望也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爲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爲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爲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爲祠於故址。復以饗器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爲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人之所同也。烏得以自外至爲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爲飲食之人。去今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爲之也。人猶不忘之。況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壽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

遊清泉山記

環寧海之山多可遊。惟清泉山去邑爲最近。壬戌秋九月有九日。余抵邑中。與予友善者。欲偕予遊。求其近而易至者。莫宜於清泉。於是攜琴命觴。而往登焉。出西郭百餘步。折而北。山阜隆起。無崇林鉅壑峭異之觀。彌望皆白茅叢生。作花紛若鷺羽。躡而升。潤滑不可停足。羣奮相先。至其脊。有怪石二。半陷于土。蘚深碧色。鱗生其上。班班可玩。遂列坐石旁。道古今事以爲樂。久之。復循脊西行。冷風自西山來。衣袂褻然。飄舉不可進。就其窪止而琴。琴音與風聲相和。抑揚徐疾。琮琤澎湃。心融融如有得。起而四顧。落日與山當東北。雲氣中海濤際天。日光倒射海上。灩耀難正視。乃之山北。草舍飲酒。飲已。琴重作。日暮始歸。莫不動容愜意。以爲茲遊信樂也。而予獨有感焉。邑之名山。十百於清泉者衆矣。然遊者之跡罕至。縱偶登之。手疲於扳援。而趾病於踐履。苟未窺其奧美之所。徒厭其勞。而不知其爲可樂也。是山較崇卑於彼。固有所不敵。而遊者必至。至必樂之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於時俗。而卑近易至者。乃爲常情所喜乎。然人於高遠。誠得其奧美而樂之。則其樂有不可既者。世顧莫肯自至。而每用心於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爲足樂。夫豈天下之真樂也哉。而予於此遊也。豈不足爲學道之戒也哉。同予游者凡八人。楊汝器。王修德。盧希魯。楊文遇。章彥璞。龔彥佐。林嘉猷。暨修德之甥應賢。文遇善琴云。

集義齋記

金華劉君剛。其字爲養浩。既學於太史公。復名其齋曰集義。以予得綴同門之後。曰。願有聞也。嗚呼。養浩不猶古之道乎。古之君子。加之卿相而不喜。予之萬鍾而不驕。臨之患難而不怵。困之貧賤而不憂者。其

志剛。其氣充也。人之有是氣也。猶地之有水然。地孰無水也。而或梗之。或湮之。闕之。使其不得行。塞其原。使其無所資。則不足以爲水矣。浚其源。欲其深。防其畔。勿使其渙。節而疏之。順其性而導之。雖界天下而達于海。可也。君子之養氣。非能兼取於人也。能自充之而已。充之之道。無他能。循乎理而已矣。俯仰於天地而無愧。質於鬼神而無疑。徵於聖賢之道。而與之符。而況於斯世乎。世之所取。吾不取也。世之所予。吾不予也。世之所以爲輕重榮辱者。吾未必以爲輕重榮辱也。吾知有道存焉耳。吾何慊彼哉。故夫卿相之加萬鍾之賜。得以行吾道。世之幸也。吾何喜而驕之。有患難之臨。貧賤之困。不得以行吾道。世之不幸也。吾何怵而憂之。有此集義氣充之說。而古君子之爲學也。今之人則不然。得釜庾之祿。則以夸于衆。有一命之爵。則喜而以爲榮。患難臨之。則戚戚不能生。貧賤困之。則怨天而尤人。若是者。非他氣不充而義不明也。不明乎義。是非利害。蔽其方寸之心。聞叱咤之聲。則汗出而顏變。頰雖不欲畏於人。得乎比之於古之君子。其能無怍乎。然其始非有異也。自致之爾。有志乎學者。而可不自審歟。養浩之爲學。有年矣。其於君子之道。必有聞矣。且又博學而能文辭。占氣之充否者。文辭莫近焉。養浩日處乎斯齋。而思其名若字。又占之於文辭。而日驗之。則不出戶而得之矣。雖予之言。亦何足爲養浩輕重哉。

藏用齋記

今之人不如古。豈惟資於天者不足哉。亦急於用。而無凝道之功耳。古之君子。質旣美矣。其心未以爲美也。又磨之以學。學非徒學也。必務得乎道。道或有得矣。其心未以爲足也。又藏之而不暴乎外。積之而不計其勞。察天下之理。旣熟矣。復不求用於人。試之於鄉黨。徵之乎往昔。綜核其條理。考論其先後。德旣成。

矣。一旦出而居乎位。故沛然發之而有餘。秩然施之而合宜。小之化郡國。大之佐朝廷。功業著乎生民。勳績流而長存。其藏畜愈久。故用之愈章也。今之人以恆衆之資。恃其偏私之智。而不學。縱學矣。不本乎聖人之道。無有得於心。而徒竊邪說曲辨。以濟其無用之材。其材固弗足用也。其心不自揣度。夸奇逞能。謬飾虛言。以撼祿位。不能致。則終身奔走乎道塗。旅死而不顧。及乎置諸位。叩其詳而忸怩。責其效而無所施。大焉則亂政。小焉則賊民。世嘗謂今之人不如古。而豈知其學之無道。藏之無素。之所致哉。然若是者。非其父師之弛教。則自棄其身耳。苟學焉。未有不至者也。浦江之陽。有禮義家曰鄭氏。有師曰金華太史公。公禮義其質也。而公又善教。故其子弟皆賢。而有曰叔器者。又賢。公嘗以藏用名其齋。欲其後於用也。叔器魁然有美質。好學而近道。有可用之材。而不自露。固異今之所云矣。予不敢以今之人望之也。故告之以古君子之道。在叔器之自取焉。或謂藏用乃易上繫語。彼論天地之功用。殆非命名意也。

適意齋記

貴極乎將相。富累乎萬金。喜怒可以榮辱一時。去就繫天下之輕重。紛華珍麗之物。不求而自至。快心快己之奉。奔走競效于其前。此衆人自謂適意者。而隱居慕義之士。以爲何取乎此。樹藝樵釣以養生。彈琴讀書以養心。倘佯恣肆於山泉丘壑之間。咏歌論辨。以發其趣。棄祿利而不顧。遺萬物而獨立。其於適意亦已至矣。然而聖人君子。猶病其隘也。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陰陽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循其度。九州四海老癯單弱之民。無不得其欲。夷狄禽獸草木有生之類。無不遂其性。不有用於當時。則著之於書。傳之天下後世。使倫紀正而禮義行。姦宄消而禍亂正。勞神苦形。

不暇自適。而以衆人之安危爲喜戚。以區宇寧。風俗美爲適意。若斯人者。其於富貴之樂。固不忍處。而亦焉忍樂其一身。以自足哉。此聖賢所以有功於世。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浦陽黃君仲昭。才美而甚文。有司屢辟之。辭不就。作燕休之齋。與士友講學。名之曰適意。人以仲昭爲隱者也。而余竊疑之。人情非甚相遠也。操瓢而呼者。立於門。雖御八珍。不能知其旨。毛褐不完者。行於途。雖錦衣狐裘。不能知其溫。人之不獲適其願者。多矣。仲昭寧能獨適意乎。天下之不治。非特政教不修。法禁不密也。仕者苟富貴以忘民。隱者私安佚以保身。苟且鄙冒。而不知聖賢之道者。害之也。余才不敢望乎聖賢。然不敢不勉聖賢之事。數十年間。庶幾或見兵革不試。黎民樂業。無飢寒勞苦之歎。豈非余與仲昭適意之時乎。浦陽余遊學之所。故舊賓客之在者甚衆。於是時也。享承平之樂。單車往來。相與講說唐虞三代之道。以爲天下慶。蓋必始於此矣。

餘慶堂記

力可以禍福一世。而不能保其家之常存。智可以臧否萬物。而不能必其子孫之皆賢。蓋可爲者。人事之偶然。而不能者。天道不可以智力動也。匹夫之相與。綏之以誠則喜。詐之以術則怒。天道之神。於人情不遠矣。而人欲以智力勝之。安在其爲智力乎。昔嘗觀於故都舊邑。問公侯將相第宅之遺址。而求其子孫之盛衰。當時之輝赫崇熾者。今多不復存。凡守其舊宅而不墜者。皆不遇者之後人也。然後慨然而歎。威權名勢。造化之大柄。彼乘時之間。而以智力僭持之。寧有不獲罪於天者乎。縱無犯於天。寧有不得怨於人者乎。其先之積。一身享之而無餘。而欲昌其子孫。難矣。故再實之木。其枝必瘁。久息之田。獲必倍常歲。

吾於浦江黃氏而益知積而不發者之有後也。黃氏自宋爲詩書家，嘗有仕者而不大著，然以積善稱。至今二百年，其諸孫曰資善公，愈好善修其業，率二弟聚食不析，鄉人賢之。今太史公以餘慶名其堂，昭其先之積善也。黃氏之家，故家也。上世之所餘者，非一物矣。視於廟，則籩豆衣冠秩如也。視其堂，則琴瑟書史森如也。視其野，則土田陂池鱗如也。然是數者，豈智力能守之哉？亦餘慶之尙存焉耳。世之貴盛者，粟非不餘於困，帛非不餘於藏，犬馬牛羊非不餘於家，然而卒莫能守者，善不足而天不與也。人常汲汲圖彼之有餘，而不汲汲憂此之不足，何哉？此吾所以嘉黃氏之賢，而願爲其後人告也。

仙溪霞隱記

永康之南有溪曰仙溪，其上飛霞觀在焉。或曰：常有仙人乘霞飛升，至今上有霞氣。故云：學道之士徐東溟，結廬于觀側，以仙溪霞隱題其額。人莫識也。他日，其族子允中以告余曰：知霞者，寧有過於予者乎？余家赤城之西，巨海之陰，當天光初舒，旭日未升，有神氣焉。自東而生，騰而如鳥，迴而如輪，奮而如龍，曳而如神，歛焉而鸞鳳翔，彪焉而虎豹蹲，彬縕雜襲，重敷綰結，或變爲五色，環湧抱日，或隨風騫蕩，久而乃沒。一朝之間，終日之內，不知其幾起滅也。當其起滅之頃，目瞬氣息，欲其不變，已不可得。況能常見之乎？欲常見之，且不可。況欲常有之乎？不可得而常有。況近之乎？而東溟欲託而隱焉，此其志何也？吾知之矣。東溟其有所懲而然乎？天下事物之變，亦多矣。寧獨於霞哉？彼之朝華顯而暮羈纍，朝肥堅而暮徒步，甘腴已盡而糠覈繼之，綺綉去體而疎布不掩者，其爲變亦甚矣。而衆人不察也。往往知籠力執，欲使適意者，常存而不失，而卒并其身弗守者，有矣。此非惑耶？且凡物之接於耳目者，孰能長存而不變？日月之明也。

而不能無缺蝕。山水之久也。而不能無頽涸。天地之大也。而不能使無閉塞傾陷之災。此皆號爲歷終古而不變者。且若是。亦何怪於霞乎。又何況於人之身乎。自霞而言。霞不能不變也。自人身而言之。人身亦霞爾。自天地而觀之。雖天地亦何異於霞乎。雖有久速之殊。其不能長存則一也。惟夫聖人賢士知其然而思在我者勝之。故修而爲道德。施而爲事功。發而爲言語。可以垂千載而不變。而神仙之家。亦有見乎此。則葆形練神。爲長生不死之術。以其一身。徐觀萬物之變。昔之所傳。韓終獨徐輩皆是也。二者之爲道。雖不同。其過於衆人亦遠矣。東溟之所學者。神仙之事。而余則慕乎聖人賢士而未能者。豈足以知東溟。允中試以吾言質焉。東溟尙以爲然。或能乘霞訪余於赤城之下。尙相與講之。

思孝堂記

肇慶蔡德芳。以國子生。歸省二親。請名養親之堂。余名之曰思孝。而謂之曰。天下之理。不待思而得者。至情也。寢者。未嘗思夢而夢生。飲者。未嘗思醉而醉至。不食者。不思飢而飢。遇橫逆者。不思怒而怒。聞鼓鍾管籥者。不思樂而笑。見衰麻踊躅者。不思哀而悲。此皆得於心。不待形於目。觸於中。不待徵於外。雖善謀慮之人。無所措其思。以其根於天性而已然。況於父母。豈待思而孝乎。然吾有假。假疑誤焉。不待思而知情也。久則怠。怠則忘者。情之變也。故曰。享太牢者。不知太牢之味。飯藜藿。則思其美矣。被狐貉者。不知狐貉之溫。服疏布。則思其貴矣。人恆在乎親側。朝而怡怡。暮而舒舒。豈知其爲樂哉。或去鄉而遠遊。違親既久。則思生矣。見食也。則思親之飢。遇暑與寒也。則思親鬱蒸而慘淒。良辰佳日。則思持酒而爲壽。歲除時易。則思親之將老。而懼其愈衰。於斯時也。思之既熟。使之養親。其有不能孝者乎。世之不能養者。不思而

不知其樂者也。德芳居京師二年，思親之至，不特如余所言而已也。今歸而見親，舉昔之所思而行之，旨甘溫軟，必躬進焉。拜跪獻酬，必敬加焉。則於孝也可幾矣。雖然，此思養親之謂也。非壽親之道也。以百年爲壽者，衆人皆然。君子知其不足恃也。久爲無窮之思，使雖終而沒，彌久而彌存，故修己也。則思如古之人事君臨民也。則思不愧乎聖賢。及乎名立於當時，而著乎後世，則其孝也大矣。德芳好學有美才，於前之思，不待予言。於後之思，不必予言。然堂爲養親而名，非止於德芳而已也。故記之以告其後人。

思親堂記 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怳然思。況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惄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爲不得養乎。徬徨焉，躊躇焉，累乎若無所依，欲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何爲乎。吾親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來歸乎。我何爲獨處此也。卻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闕而不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於乎此吾孟縉之思親堂所由名者歟。孟縉，同門友王君子充之子也。孟縉爲童時，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歷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爲待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縉頂曰：我受國恩，義無顧家日。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縉謹識之。初，王君治文學，不

事生產。故廬庳陋。孟縉購木。作堂三楹。間堂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縉之思。蓋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且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縉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也。思之甚有傷乎生。則悖於義矣。孟縉亦盍去其無益之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存者。可見矣。孟縉尙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縉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縉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縉是望。予何以慰孟縉。在乎慎之而已。

求古齋記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自視則今矣。遠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人之自視。則亦今矣。孔子以爲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爲古矣。三皇二帝。三代以爲古。而其時亦嘗以爲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名乎。隨人號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足法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爲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爲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師其道不計其時。善誠足稱也。其人雖非聖賢。不知其爲不可也。取其善而已。道誠足師也。其人雖生於吾同時。居與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師其道而已。天下之善。一也。古與今之道。均也。何以其人與時論之。

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郟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耕之隱者。必鄙之以爲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答問。而以道告之。何以爲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合乎道。固將取以爲法也。如使不若後世之美。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後世之不近乎道者。固所棄也。如古之不合乎道者。安得以其古而取之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百歲者矣。使生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輅。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歟。惟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世。其所去取。又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喜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擇焉。

壽善堂記

天子受命之十有九年。四夷旣寧。宇內祇肅。迺下詔書。舉養老之典。民年八十九十者。富家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然必有善爲鄉閭所推者。乃以前令從事。窮山遐裔之人。莫不稽首抃慄。俯伏內省。惟恐弗足稱詔旨。當厚恩。而台屬縣寧海侯城里之方兄弟二處士。兄年八十有七。弟

年八十有三。平居以友睦稱於族。篤行聞於鄉。未嘗疾言怒色。有毫髮之過。至是人無賢愚。咸謂求可稱。褒顯之意者。莫如二處士。蒼顏皓髮。服古冠裳。相與談笑一堂之上。亦以晚際盛典爲幸。宗族舉酒爲壽。有立而言者曰。事固有可以智成力得。勢取而貨售者矣。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與。雖有陶猗之富。趙孟之貴。不能延其年於須臾。力可以扛九鼎。辨可以動萬乘。欲使其身無疾痛。而不可致。豈非由乎人者。可以幸得。而本乎天者。非人之所能及乎。今二處士各年餘八十。可貴也。年俱高者。或有之。而出於一家之兄弟。尤可貴也。兄弟俱壽者。已爲難矣。壽而皆有善德純行。稱明詔之所褒寵。如二處士。豈非郡邑之所無。求之當世。果可多得乎。是則非特爲宗族之榮華。實可爲聖世之美觀。昔之以年稱者。如商山之四皓。洛之九老。壽者雖多。然非一姓也。兄弟之友睦者。若漢之姜氏。魏晉之王氏。雖賢而未聞其皆有年也。今吾二處士。獨何以致此。其可不知所自乎。洪範之陳五福。不惟以壽考爲美。而必曰攸好德。蓋德薄而壽。則年不足多。有德而天。則澤不及施。皆不得謂之福。今二處士兼是二美。可謂俱全。請合壽與善。名所居之堂。以彰二處士之德。以侈聖世尙年嘉善之恩。且俾登斯堂而聞二處士之風者。相率勉爲敦睦之行。革鄙薄而復忠厚。庶其有勸乎。衆皆喜曰。然。俾族曾孫某。記其語于壁。以示族人子孫。于無極。是歲九月望日。某謹記。

臥雲樓記

有得乎道者。內不汨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取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登乎耆艾。而燁然常有嬰孺之容。視天地猶一室。視百世猶一朝。視其身同乎

萬物而萬物莫能與之偕。夫是之謂至人。而古之所謂神仙者。爲近之。固不待服食而後壽。滅跡人世而後高。雲臥天遊而後不可及也。後之人不知神仙可自我而得。往往求諸幻怪之說。馳騖企慕之意。勝而恬澹虛靜之功。微自私之心。一萌乎中。其去道已遠矣。何望其能有成哉。是以秦漢以來。學神仙者相望。吾以爲皆不足以得道。而吳季子魯仲連張子房之流。高風絕識。超乎埃壙之表。君子每意其成仙。而時往來于人間。蓋或庶幾焉。夫人必有過人之行。而後能抗造化以獨立。遺事物而永存。苟利欲之習。未能大異於衆人。而獨靳不死於衆人異。其不可冀決也。縉雲曹先生。異時戎馬中。嘗慨然志於功名。旣而若有所得。悔前所爲。及真主出。而四海清。遂優游大山邃谷間。口不復談榮貴事。或欲薦之仕。輒不應。所居重屋。高爽深秀。先生笑歌其上。以樂其所樂。人望之以爲神仙好事者。因名之曰臥雲樓。雲非可臥者也。特以壯先生之高致。以爲世俗之囂閥汚濁者。不足以挽之。由衆人而望。若臥於雲漢之上。而莫能企及之耳。顧先生亦曷嘗自以爲高哉。先生飢而稻。渴而漿。寒暑而裘葛。一不與人異。所大異者。獨其心不涅于塵垢。炳如也。夫心與衆人異。而跡與之同。此所以爲先生之高耶。其所造高矣。而不自以爲高。吾安知百歲之後。不與仲連子房之徒。遨遊八極。而果與神仙爲曹邪。先生名璟。字師宗。予聞其風于其子閣門郎養志。養志靜而溫。慤而文。見之者。亦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

心遠軒記

時乎隨身乎利。而不知念乎天下後世者。蔽於近者也。不爲斯須之計。而詳思千載之得失。不謀一己之安。而汲汲惟生民是圖。上而欲續旣往之績。下而欲開無窮之傳。深憂熟慮。常若無以自釋者。此非用心

之遠者不能也。世之人智勝一官，才合流俗，苟得錙銖之利，達則憫然自負，爲有餘。夫孰知遠者之當慮哉。道之不明，治之不古，非人之心有異也。蔽於近使然也。予自京師還山南，經大梁，遇趙君古轍于河南，翊衛之幕府，問其鄉，則與予同，問其業，則儒也，亦同。旣而與之論古今事，淵乎其爲思，窅乎其爲言，粹乎不見其與道倍也，間請名所居城南之草舍，予名之曰心遠軒，而謂之曰：人之所以參配天地，超乎萬物之表，而獨貴乎宇宙之內者，特以是心爲之宰耳。人孰無是心也，用之得其道，則日月不能擅其明，山嶽不能擅其高，河海不能比其容，不善用之，則雖有出萬物之資，而終不免與萬物同泯，可不知所務乎。居高位而處要勢，出有車馬，而食飫膏粱，衆人之所樂也。顏子飢餓陋巷，不憂其身之賤貧，而以舜自望，講爲邦之道，其用心爲何如，而豈同俗淺智之士所能識哉。惜夫世之不復見斯人也。吾請古轍於千載之上，從而師友之，克私去欲，以復道心之大全，博文稽古，以究王道之始終，會萬世爲一息，通四海於一體，大行則使昆蟲草木蒙其利，窮居則樂之以終身，垂之於簡編，豈不誠遠矣哉。若夫淵明心遠地偏之詩，其意固非混乎世俗者所能及，予之望古轍，則不止是也。

懸窩記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恆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釣奇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懸人。

也。而朝廷恆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尙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爲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賢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爲賢者有矣。而慕乎賢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賢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賢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任重齋記

浦陽鄭君。其名枋。字爲叔車。扁其絃誦之室曰任重。而徵余記之。余卽其字。而告之曰。余嘗聞古之車矣。其才之美同。其治之工同。其廣袤崇卑之制又同。故閉戶而攻之。旣成而行於天下。轍跡不爽乎分寸。其所任之輕重。未嘗大相遠也。今則不然。有載一鈞者焉。有載十鈞者焉。等而至於載百鈞者。則以爲大車矣。其材有美惡也。其治有巧拙也。其制之龐雜。家異而鄉不同。或隻其輪。或短其轅。或不以廂。或以人駕。牛馬之衡輓。而都邑之塗轍。跡縱橫如織。欲其任重者。難矣。古之世。道德同於上。風俗同於下。士有不學也。學則必法文武周公之道。出而施之於位。用之於邦國。雖不至於聖賢。亦不失其爲君子。其所任者。固

已重也。世衰俗降。人自爲學。家自爲教。諸子百氏。雜然並出。學者偃偃無所於歸。詭言異行。遍海內。而人材始萬殊矣。故才止乎一邑。行或可乎一鄉。或事文墨。而不閑籌略。或長於治民。而不知大體。於是賢人君子。始不可多見。由其自任者輕故也。叔車之材良矣。家素以孝義聞。治又工矣。任重之道。則在乎法古之制耳。古之制。莫善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車。以仁義爲輪。以禮樂爲蓋。軫膏之以詩書。澤之以忠恕。其動如天。其靜如地。運行如陰陽。周通不窮。如鬼神。其所任之重者。文武周公之道也。當其時。惟顏曾二子。能具其制。他如七十子之徒。雖其才各殊。至於轍迹。亦一而已。蓋自任之道同也。斯世之自任者。豈無其人乎。權術熾而仁義銷矣。驕侈作而禮樂壞矣。人非不飾其車。徒任其私智。曲技。而不任乎聖人之道。猶虛車也。今叔車知以重者自任。其賢於人。豈不多乎。雖然。任重未易也。不宏其中。不足以容。不堅其志。不足以致。是道也。曾子嘗事之矣。叔車其慎而則之。苟未望於聖人之廬。亦無幾乎賢者之歸。

養素齋記

古之君子。其遠過於人者。非偶然也。亦養之有素耳。方其身。在草野。而惕然有朝廷之憂。巍然有聖賢之志。蓋其平居。凡接於其身。存於其心者。皆養也。謹於取予交際得失之間。以養其氣。習於禮樂政事。弓矢馳驟之節。以養其才。行乎道德仁義之塗。講乎性命陰陽之說。以養其德。觀於天人事物之變。以養其目。聽於琴瑟管絃歌誦之音。以養其耳。驗於喜怒嗜好之故。以養其情。慎於言語動作。食息游宴之頃。以養其身。其素所養者如此。故加之以崇位重任。處之以富貴逸樂。迫之以患難賤貧。其措之不難也。如水之

赴海。日之暴物。貨殖者之用財。鳶飛天而馬行地也。其不爲物所動也。猶瞽者之於色。聵者之於音。其無憂戚怨憤也。猶千金之子。暫食於逆旅之家。蛟龍之蛰深淵。玄豹之澤霧雨也。蓋其於天下之事。治之已熟。故爲之也優。於得失用舍之理。識之已明。故不以所遇而變。宜其過人者遠也。後世之士。養之既無素。居位則病於爲。處下則病於守。習聖賢之言。而躬庸人之行。襲君子之名。而取世俗之譏。上常患乎無材。下常患乎無師。豈其性之不若哉。莫之養而戕之者衆也。予求於所知。得一士焉。曰金華俞君大有。俞君誦五經諸子之書。士田僅足。以免飢餒。室廬僅足。以庇風雨。布衣敝席。人以爲陋。而君樂之。如處公卿之位。余固疑其有道焉。他日。以其養素齋告予。予於是知君之果知所養也。夫蒙霜雪而不變其色者。必非驟長於春夏者也。處貧賤而不失所守者。必非僥幸於利祿者也。若俞君之爲。其亦近於古之君子乎。余故以君子之自養者告之。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爲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榱刻桷。丹漆黝堊。文牕綺疏。錦幃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我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甕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褱。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醲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而束韋。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肩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欵詭仄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奇。粉句飾辭。彩雜章施。爲祿之資者。

辭文之麗也。我則不爲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爲治。而善人多也。今者。巧出僞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窳女婦事遊諛。賤胥握文法。富室擅筮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旣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羣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鉅之。浮詐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也。彼恃其華。我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僞存真。以全吾之天。而反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濂偉其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爲記。

守素齋記

天下之事無難易。應之於卒然之頃。則恆不足。發之於固有之末。則每有餘。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豈特其性質之異哉。譬之千仞之木。萬金之家。其生植蓄積。累自歲月。而起自毫釐。故撓之以疾風迅雷。而不爲之變。虐之以衰世惡政。而不失其常。非若拱把之材。稗販之富。之易爲起滅也。以之化人善俗。則素有其行。以之議大事。斷大疑。則素有其才。以之處乎窮達得喪。禍福死生之際。則其道德。素有以充乎中。加之於百僚之上。顯融之位。則其聲聞。素有以服乎人。由是而成功名於當世。豈不易哉。後世之士。少之爲學。非壯之所用。口之所習。非躬之所行。平居無事。講切濯磨。以治其業。旣一反乎古。一旦變故出乎其前。愕眙相持。斂手而不能救。甚而冒利以忘義。貪生以害仁。進則不足於爲。退則不良於守。治道衰而人才益下。非以古學不修故耶。國家深病乎此。更科舉學校之法。思以振作天下之奇才而用之。歷年旣久。

而猶有乏人之歎。豈特期用太速。而養之無素哉。而師儒者。與有愧焉。漳之龍岩有士。曰林先生原亮。好古而邃於學。以朝命教授于台。莊恪有矩度。未幾而士習爲變。先生欲以身率之。扁其退休之齋曰守素。以勉學者。使知爲學不可無所守。自守不可無其素。夫隄防素修。則不憂水潦之災。戎器素飭。則不憂疆場之警。士君子以其身任當世之重。世不我用。而才有所遺。則其責在人。任之以事。而無以應之。則其責在我。使世有受其責者。則非士之過矣。彼或以吾爲足任。而吾之素守。不能厭天下之望。豈非士之辱哉。古之聖賢。所以孜孜若不及者。以德不素具。才不素習。則不足以佐天地之遺闕。開萬世之治平。是以劬躬殫智。而不敢自逸。今以衆人之資。而沒溺於流俗之學。旁求泛取。以爲可應當世之務。而無一定可守之成說。存乎心。不幸出而任人之事。幾何其不困且躓乎。此先生之所憂。而名齋勉學者之意也。吾觀乎世之師儒。亦多矣。以己之昧。導人於愚。恐人之有知。而率之惰媮。其去先生。豈不遠哉。於是齋也可以觀先生之有志。可以知吾郡之士將有所成。且可以見古道之漸可復也。烏可以不書。

復齋記

天台洪子。窺學於河南。不歸其鄉者十餘年。杞人聞其德業之著也。執經而師之。滿門。洪子好學不懈。名其講學之室曰復齋。客見而言曰。洪子之復。將懷歸而欲復其鄉乎。抑亦欲復其天性之善乎。夫復貴乎不遠。不遠則無悔。今洪子之去鄉已遠矣。爲日已久矣。田園已蕪矣。室廬已敝矣。昔之相與者已疏。少者壯而老者亡。雖欲復乎鄉。奚從而復之。若是則洪子殆欲復其性矣乎。夫性受於天者也。雖蔽於私。而間於欲。義與利之相去。非若台與杞之相邈也。一念之萌。決然舍彼而趨此。非若欲行數千里之難也。撤其

蒙昏而昭昭者存。非若去鄉之久。而有遺忘也。然則復之易。莫過於復其性者。宜乎洪子以之名其齋也。洪子聞之。以告方子。方子曰。子以復其鄉。爲果遠而難。復其性。爲果近而易乎。夫舜禹之事功。周孔之德業。率是性而爲之者也。庸衆之蚩蚩。儉狻之卑卑。失是性而不知復者也。自衆人至於聖。其相去奚啻萬里。而豈止若自杞歸故鄉之難哉。子欲歸。則具舟車。載糗糧。越旬月。則可至矣。欲至乎聖。夫豈旬月所能及耶。洪子矍然曰。復性之難。若是乎。方子曰。雖然。有一焉。復有道。得其道則易。失其道則難。使子欲歸乎鄉。而不循當之之路。則終身不能至。循其路而怠且息焉。則至也不可必。誠能不失其路。不懈其力。以聖人之說爲車。智以辨他岐之惑。仁以體萬理之全。而勇以行之。則於復天地之性也。何有。古之人有由之者。顏子是也。克己復禮。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間。得復之道。莫尙焉。是以復之初九。顏子以之。今洪子之爲人。信而通。愿而文。於學顏子。有其資矣。它日復顏子之復。而復乎故鄉。予或倦遊而歸。且將問途焉。而況杞人乎。於是洪子謝曰。聞其難也。可以厲吾氣。聞其易也。可以果吾志。請因以爲吾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

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猷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況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略。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尙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存耕軒記

古之仕者。將以行道。後世之仕者。非惟道不足以行。且播惡於衆。此仕所以難也。三代之時。爲公卿大夫者。世其家。累數百年而不替。豈天獨厚之哉。蓋世修其職。而善之及物者深遠也。自吾有知。卽考論前代之故事。未嘗見有處大位之子孫。能守其富貴而不變者。蓋思其故。造化者之生人。猶天地之產物。巨木

之下。禾黍爲之不滋。享太盛者。衰必隨之。此理所必然。志慮之士。所以避棄榮利。而不敢居者。恐善不足以及物。而不利於後也。臨海李君惟正。自其少時。卽以才識見重於當世。嘗有官位。旣而棄去。居金華讀書。學以自娛。取賀水部語。名其室曰存耕。或勸之仕。不應。指存耕以示之。吾觀惟正。非不能仕者。其慮密矣。豈世俗所能識乎。世俗之吏。乘其位而掊取虐斂。惟恐不足。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之志。非不知其不善。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知卒不能免也。惟正棄可必得之位。而與細民伍。猶宜黍之地。休而不畊。則已。耕必致數倍之穡。李氏子孫。其有富者乎。吾將於是觀報施之道焉。

娛靜樓記

台人謂山川環復之地爲奧。去寧海西北五十里曰理奧。地之尤秀美者也。張氏世家其間。其士深以腴泉甘而木茂。其民敦厚無華。力作畏訟。以食勞自足爲常。而張氏子孫。多習禮好學。衣冠有制。言語有則。不與恆民等。故縣言聞家推張氏。與余交者。元望質而通和。而直善士也。余因元望益信其家之多賢。今年余友郭士淵與余言。元望之兄懷濟。作樓以據溪山之勝。率昆弟講學其上。名之曰娛靜。願得予記之。予因士淵而愈知張氏之賢。有所自也。天下非無才也。而恆病乎不學。學者非少也。而恆患乎不知道。使有才者。皆明乎道。天下有不足治。況於家乎。三代以還。二者不能相兼。謀略事功者。流而爲詐。居正蹈義者。不良於爲。凡以學不知道故也。智可以綜萬物之變。而不詭。義可以拯生民之厄。而不伐。舍則弛。用則張。不以貴富動其心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孔明學術。不知其所承傳。然豪傑之士。得于天者。固不待聞於人。而後知也。孔明嘗謂學必本乎靜。才必成於學。其言得聖賢之意。蓋其所至深矣。懷濟之有取乎靜。豈

亦以此乎。天地之初，事物之始，性情之中，靜也。而未嘗不動也。憧憧然出入，與日俱至者，動也。而未嘗不靜也。復乎往乎，而孰爲之宰乎。盈乎縮乎，而孰司其始乎。是道也。吾與懷濟終日由之，而不思其故，可乎。世之慕孔明者衆矣。求諸外而不求諸內，雖盡孔明之所能者而學之，亦妄而已。苟得其內，則聖賢可幾矣。於孔明乎，何有。吾邑固多異人焉。知無慕孔明者乎。懷濟兄弟知所尚，皆有長才，不在其身，將在其所友。懷濟其陰試之，聞予言而抱膝長嘯者，必其人也。

觀梅樓記

中國之地，南至吳越而盡，吳越之東，南際海而窮。寧海陳君與文所居直海濱，因作樓以據高爽，臨溟渤。暇日登覽，以舒憂娛情，甚自適也。已而坐微法，謫蜀江上，思其故鄉不置。蜀人與之遊者，多爲賦觀海之詩，與文間持以歸，屬其所親善者語余曰：子居亦並大海，知海者宜莫如子，請爲記之。嗟乎！人之與人同也。余與與文皆越人，又同也。然與文之所存，吾不能知。況無涯之海，余何自而知之。何從而言之乎。雖然，由其異者而觀之，則人之與我，不能以相合。由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可視爲一身。苟欲觀海之形，其茫洋瀾漫，浮天地，浴日月，抗陰陽，以侔大，敝古今，以爲壽者，章亥不能測其數，海若不能述其槩。莊周不能盡其辭，苟識其理，則浮漚流沫，舉足爲學者師。吾試與與文觀海於形質之表，可乎。彼其倏焉而盈，忽焉而涸，進退消長，與時升降者，能知其故，以處貴賤富貧，榮辱禍福之際，則可以忘得喪，捐憂喜，浩然而無疑。夫彼之無所不下，以成其深者，能以之爲法，則可以自卑而下人，以成其德。彼之兼容汎受，不擇細大，暴以久旱而不滅，灌以洪流而不加者，能因之以廓吾之量，則可以容衆養人。臨大事，遇大變，而不惑於

其摩盪涵浸之勢。可以作吾氣。於其恬波怒濤。開闔變化之態。可以發吾文。於其生育濡載之利。可以推吾仁。是則得於觀海者。亦多矣。與文之居斯樓也。其亦有同焉否乎。吾聞蜀人稱與文。處憂如平時。無幾微見于顏色。此其於海也。殆有得矣。斯可記也。若曰。燕安之餘。爲一室以自快於山阻海澨。飲食游觀。而恣其般樂嘯傲。以逸其身。此直庸衆人之事。余焉敢爲與文願哉。

貯清軒記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爲聖賢人。得其澆駁之餘。則爲庸衆人。以庸衆而視聖賢之資。疑乎有高下懸絕。若終不可以企及。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恆以靜居之。故其爲水也。可以鑑秋毫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受水。而又動淆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濾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爲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其心未始不有翛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翛然者。則已填雜穢汙。化泥爲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沂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修竹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

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閑者。衆皆知其爲清。而情自我出。不必爲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渟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爲物所淆。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乎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爲忘年交。尙相與講之。

菊趣軒記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於位。慕利者之於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於酒。阮孚之於屐。支遁之於馬。舉世之所尙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於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於書。元凱之於左傳。李賀賈島之於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於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曷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己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之樂者。蓋有矣。吾嘗於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於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并其絃而忘之。此豈玩於物。而待於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人。營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

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去林壑而處公署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間身之隱顯。與菊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於風霜淒凜之際。有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於澤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懼。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於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於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己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乎。屬之我乎。尙幸有以語我哉。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某。與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寶後。口口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諡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杞。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愷也。杞子四。愉。某。某。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穎。穆也。秬。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尙幼也。同二子。稠。稔。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稔。子也。因子

記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繇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頓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旣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斂夕舒。春榮秋頓者。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己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己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修。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亢爽。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

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冤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卽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真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蠃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平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尙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修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

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疏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旣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予記未晚。旣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修，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

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修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尙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修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潔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皮之幕之。塵垢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鷖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皮。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卽天德也。其道卽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違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旣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污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

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罔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著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盡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

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恆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榱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尙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怩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

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尙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尙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

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咲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卽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尙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澗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尙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咲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亦不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尙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尙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盧廷剛。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修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剛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

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己。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己。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剛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卽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況予與廷剛也歟。況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日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羣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旣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恆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屬。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卽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況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況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偉論。裨乎宗社。奇功俊略。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懇。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尙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暮。李西平之有愬。皆克宜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

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榿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枲桑槩。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

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息。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恆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問論羣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斃。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羣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

哉。

身修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宮。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羣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尚乎修身。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己。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適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修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恆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須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修。而治其國家。烏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修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羣臣之

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卽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旣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懼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

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迺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徒。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臯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傅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

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旣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

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道。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懼。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

爾。是以伊尹方處畎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參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緼袍疏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臠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己。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恆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永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旣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恆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裘葛。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尙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冤。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己。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己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尙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姘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慙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況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況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榮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連。鬱乎其凝聚者。誰爲

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卽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葛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誤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鄰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而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窳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膂。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子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

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譽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遑遑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傅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寢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于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盍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傅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踐之以爲賢，盜跖，違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無極而太極者。穆然具於吾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達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

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惰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垂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貪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熟。則礪錢鑄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棄去不植。而惟穠稗焉。是藝穠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兼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用之脩身。則德墮。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穠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旨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涵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禦。旣成矣。欲焉其若虛。眇焉如不及。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己。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

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爲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爲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駸駸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曉曉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鉗舌汗額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窮其同輩。旣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爲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爲苟不有以掄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爲傲。或笑以爲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尙。其可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旣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恥言人之過失。而尙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爲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尙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爲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不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爲之師。而爲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旣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退則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旣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鳥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之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蔑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答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卽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況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苟求勝己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己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己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

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旣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略。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略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恆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

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焉怵迫於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羣鹿豕者；有居海濱，而事漁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人，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聵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羣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予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予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干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干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

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興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視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尙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貲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亦以閒曠自高。玄對緇流。羽客爲好學。自以大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視其身。亦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咏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之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予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

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況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怪。及處於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說。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參之以人。人僞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僞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旣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不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盡羣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

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緣木躋崖。窮極險怪。敝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適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高。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耐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卽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

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附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忘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墓之孫也。出於某某墓者也。某某墓又出於先生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尙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否。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

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成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斂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偉。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擬。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姱麗如綺繡。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甚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擬。周之詩人以樛木擬后妃。以棫樸擬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

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熟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居衆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旣清。彼方危懼惴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國家圖書館



004758747

